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3AZJ007)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1CZJ007)
福建省高校服务海西建设重点项目

福建与中西文化交流史论

林金水 吴巍巍 崔军锋 等著



FUJIAN YU ZHONGXI WENHUA JIAOLIU SHILUN



海洋出版社

本书系下列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3AZJ007)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CZJ007)

福建省高校服务海西建设重点项目

福建与中西文化交流史论

林金水 吴巍巍 崔军锋 等 著

海洋出版社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建与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林金水等著.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5027 - 9135 - 3

I. ①福… II. ①林… III. ①文化交流 - 文化史 - 研究 - 福建省、西方国家
IV. ①K295.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6910 号

责任编辑: 张 荣

责任印制: 赵麟苏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 100081

北京旺都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21. 75

字数: 450 千字 定价: 68.00 元

发行部: 010 - 62132549 邮购部: 010 - 68038093 总编室: 010 - 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史迹·传播篇

第一章 艾儒略与明末福州共学书院	(3)
一、艾儒略在福州书院的演讲	(3)
二、明末福州书院之分布	(6)
三、艾儒略与共学书院诸公	(10)
第二章 百年禁教:明清之际的福建基督教会与宗族社会	(18)
一、福建“雍乾嘉道”四朝之教案	(18)
二、清廷禁教时期天主教在福建的秘密传播	(33)
三、明清之际闽东民教冲突中的宗族社会	(39)
四、结语	(45)
第三章 福音再临:近代来闽的六大差会概介	(50)
一、近代来闽的六大差会	(50)
二、基督新教差会在福建的传教地理与活动概况	(57)
第四章 从差会到“合一运动”:闽南基督教会述论	(62)
一、引言	(62)
二、基督教在闽南的传教活动	(63)
三、基督教在闽南的社会事业活动	(71)
四、闽南教会的合一运动	(76)
五、合作与冲突	(80)
六、传教士的异邦见闻	(85)
七、结语	(88)
第五章 跋山涉水:美部会对闽北传教场域的建构	(90)
一、闽北社会自然与人文环境之考察	(90)
二、美部会进军闽北计划的制订	(96)
三、美部会闽北传教史及其对闽北传教场域的建构	(98)
四、从美部会的活动看基督教对闽北社会现代化的影响	(116)

教会·社会篇

第六章 近代福州圣公会神学教育史初探	(131)
一、绪论	(131)
二、施美夫会长对福州的考察及神学教育计划	(136)
三、英国圣公会布道会初传福州设立义塾为主的阶段(1850—1860年)	(138)
四、学徒式神学教育为主的阶段(1861—1876年)	(143)
五、书院式神学教育为主的阶段(1877—1911年)	(151)
六、宗派联合式神学教育为主的阶段(1912—1952年)	(164)
七、结语	(173)
第七章 基督教会与福建医疗卫生事业现代化	(175)
一、西式医院的兴办	(175)
二、西医教育及医护人员培养	(177)
三、医学书籍的出版	(179)
四、疾疫防治与公共卫生宣传	(180)
五、社会就医观念的更新	(182)
第八章 基督教与近代福建报刊出版事业发凡	(185)
一、概述	(185)
二、福建教会出版机构及其刊物	(187)
三、青年会刊物:非以役人,乃役于人	(201)
四、教会附属、相关组织的文字出版工作.....	(207)
五、基督徒个人创办的刊物:《鹭江报》	(211)
六、结语	(214)
第九章 基督教与民国时期福州的慈善事业	(215)
一、教会慈善事工	(217)
二、教会慈善事业的纵向多维考察	(244)
三、教会慈善事业与福州乡土社会	(253)
四、结语	(261)

人物·时代篇

第十章 麦利和与美以美会远东传教区的开拓	(267)
一、穿行于中、日、朝三国:美以美会远东教区的开拓者.....	(267)
二、远东传教区的初创:以福州为中心的考察.....	(269)

三、教会、政治与社会环境:麦利和传教进程中的主客观因素	(278)
第十一章 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近代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280)
一、卢公明生平简历	(280)
二、《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概述	(281)
三、耶儒之比较	(283)
四、《圣经》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288)
第十二章 《英华萃林韵府》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	(299)
一、《英华萃林韵府》概介	(299)
二、《英华萃林韵府》与晚清中西语言文字的融汇	(300)
三、《英华萃林韵府》与晚清西方科技知识在华传播	(302)
四、《英华萃林韵府》与晚清中国民间文化向西方的传递	(304)
五、结语	(309)
第十三章 晚清来华传教士对福建社会的文化透视	(310)
一、晚清来华传教士视野中的福建社会文化	(310)
二、传教士对福建社会文化透视的影响	(323)
三、传教士对福建社会文化透视之评价	(328)
第十四章 近代来闽传教士的侨居生活与文化适应	(331)
一、传教士面对的福建社会环境	(331)
二、语言学习:打开步入地方社会大门的“钥匙”	(332)
三、生活周期:中国成为传教士的“第二故乡”	(334)
四、亲近“异文化”:传教士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体察与书写	(338)
五、结语	(340)
后记	(341)

史迹·传播篇

第一章 艾儒略与明末福州共学书院

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 年）是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继利玛窦之后又一位蜚声海内外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有“西来孔子”之称。1624 年 12 月 29 日，艾儒略在明末大学士叶向高邀请下来到福州。此后在福建活动 25 年，于 1649 年 6 月 10 日，病逝福建延平，后葬福州北关外十字山。艾儒略足迹遍及八闽大地，每到一处都广交士大夫，传播基督教，皈依士人，著书立说，影响甚广。艾儒略到福州后不到几个月，就迈开了他在福建传教活动的第一步。这就是他在一所福州书院的演讲，博得了福州士人的赞美，他们由此而认识了这位“西来孔子”，其中有的秀才因此而接受了艾儒略的洗礼皈依基督教。这段的经历是研究艾儒略的国内外学者都津津乐道的事，对这一史实也不存在任何的异议。然而，唯独对这所书院的名称和它的地址避而不谈。明代是书院“繁荣与辉煌”的一个时期，^① 尽管曾有三次的禁毁，福建的书院还是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天启年间的禁毁，未波及福建，使得艾儒略在福州书院的讲学才有可能。有鉴于此，下文将对艾儒略讲学的书院作一考订。

一、艾儒略在福州书院的演讲

1625 年春，艾儒略抵福州不久，开始了他在闽的第一场传教活动，在福州一所书院作演讲。他想“通过借助于叶向高的影响力，而与福州文士圈相晋接，并以谦卑的天主教徒的身份宣扬天主教福音”^②。西方文献对此，多有记载。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云：“儒略既至，彼乃介绍之于福州高官学者，誉其学识教理皆优，加之阁老叶向高为之吹拂，儒略不久遂传教城中。第一次与士大夫辩论后，受洗者二十五人，中有秀才数人”。^③ 所谓“与士大夫辩论”，指的就是他在一所福州书院的演讲，而博得了福州士人的赞美。当代美国耶稣会士邓恩 1959 年出版的《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亦云：“艾儒略首次以传教的身份出现，是

①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74 页。

② Joseph Shih, Western Attention to Aleni as Documented by Bartoli and Colombel, in T. Lippiello and Malek (eds.) *Scholar from the West*,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LXII (Sankt Augustin: the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1997), p. 266

③ 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 年，第 154 页。

在福州的一所书院。艾儒略向书院的院长送了一篇关于天主教原理概要的文章。院长请他在下次书院开会时做讲演。当艾儒略神父来到书院时，受到全体成员非常有礼貌的接待。大家在向房间的一端写有孔子名字的金色大字鞠躬之后落座。这时乐师们正在演奏着‘凝重的曲调，为的是排除杂念，集中意境’。接下去，一位学者朗读了一篇儒家的经典文章。院长请艾儒略对这篇文章发表见解。艾儒略知道这时要表现得恭敬谦和一些，便推辞起来说，他在诸多富有才学的人面前没有能力来引发一场讨论。院长对他这番谦逊的声明，也同样用和蔼的言词肯定地表示，在场的没有人比他有学识。这种争执不会有什么不快，因为它是一种大家都接受的礼貌的客套。正如所料，艾儒略接受了院长的要求。艾儒略的讲演给他带来了声誉，在福建省迎来了首批的皈依者。不久，艾儒略为二十六人施洗，大多数是学生，其中有三名秀才。”^①

以上记载多出自康熙年间，意大利耶稣会士、历史学家巴笃利（Daniello Bartoli，1608年2月12日—1685年1月13日）的著述。1994年10月，意大利耶稣会士施省三（Joseph Shih，S. J.）神父，在意大利艾儒略故乡布雷西亚召开的艾儒略国际研讨会上的论文 *Western attention to Aleni as documented by Bartoli and Colombel*，引用巴笃利著述关于艾儒略在福州书院讲道情景的详细描绘：

这是一个极其适宜的地方，即福州一知名书院。精英们汇聚于此，探讨良俗美德及仁政善治。院长是一位博学之士，也是最初探访神父者之一。在一番礼节性问候之后，院长请艾儒略高度概括基督教教义及行为准则。既然叶阁老如此高调地推崇基督教义，那么院长也确信基督教法则包含有德行之教导及崇高之真理。艾儒略非常乐意地应允了这一请求。他之所言及言辞之逻辑均让在座听众颇感满意。这仅仅是开始，其中所涉及的话题大可简言归之为自然理性。这位哲学家（院长）对所听到的既满心欢喜又惊叹不已，他说到我们的法则包含有我们自己所有的美德，这就是举国之至圣先师孔夫子所教导的法则。他还引用儒家经典来与神父，即主要是关于至高唯一真神的存在及十诫相对照。孔夫子通过自然理性推所言理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并把这些内容书写入其著述之中。之后，他便毫无遗憾地离世了。

几天之后，院长在一群本地士子的陪同下邀请传教士（艾儒略）参加他们下一次的聚会。巴笃利详细地描述了此次聚会开始时的礼仪：

当他（艾儒略）到达书院后，颇受礼遇和爱戴，并同其他人一道向夫子名号俯首鞠躬。夫子名号用金色字体写就，摆放在学院最显眼的位置。我已另文指出，此举并不表示崇拜，而仅代表一种俗世之尊重。

^① 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

之后，每个人各就其座，聆听一组庄重之乐章，以沉静心灵、消除杂念、集中意念，心无旁骛地聆听稍后呈现之真理教条。稍许，全场肃静，一位学者站立起来，诵读了一段儒家经典，语调高亢且庄重。这是妙手偶得，抑或是精心准备之作，我不得而知。这段文本写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这段话出自四书之一《孟子·中庸》，是宋代理学家视之为最神圣、最有指导意义的著作。院长请艾儒略对此文稍作评论。和往常一样，经过多番谦让与推辞后，艾儒略开始了演讲。他把中国的“天”与基督教的“天主”、“天命”与经院哲学中的“自然法则”相对照。他如同哲学家一般侃侃而谈，但也提及了原罪以及原罪对人性之影响。他说道：

对我们而言，天即普遍自然法则之源，并非我们目之所见之高高在上之物质的、易变之天，浑天履地、星移斗换、四季变更、昼夜相替。自然理性的法则，内在之光的教条并不由这一没有理性、没有智识、亦无灵魂的自然之天所赋。甚至它的运动也不足以成为我们的向导，我们根本无法从中学习到人生法则。而且，几乎无人懂得属天之事，而像人一样生活却是我们普遍的义务。所以上述所言之“天”意即天主。显而易见，在孔夫子的诸多哲学著述中，他就是以这个涵义来使用“天”的。在他看来，“天”即可表示“神（God）”，表示存在物中最伟大、最崇高、最高贵、最仁慈者。

既然神创造了一切美善之物，这与其自身之至善是相称的，他也创造了良善之人。这一镌刻在灵魂深处的法则乃完美之法则，因其尊重对种种合理义务的认识，从容不迫地履行种种义务，却丝毫没有我们现在的厌恶之感。由此，他开始解释亚当的罪，这一跟随亚当终生并祸及其后代的惩罚。从此之后，我们之中弥散着愚昧，反叛着内在之灵；从此之后，罪恶充塞，人们备受煎熬，除非我们接受律法和恩典，而信奉天主教我们即可获得律法与恩典。^①

艾儒略在福州书院的演讲是基督教与儒家思想一次很成功的对话，后来才有二十六人皈依基督教。然而有关福州这所书院具体所指，院长何人，巴笃利著述及后人关于艾儒略研究的著述，均未提及。中文文献对艾儒略在福州书院的这两场讲道作记载的，仅李嗣玄《泰西思及艾先生行述》简单地提到一句，“于是前数十公者，雅闻先生名，质疑送难无虚日。”^② 后人研究根据李嗣玄的前后文

① Joseph Shih, *Western Attention to Aleni as Documented*, by Bartoli and Colombel, pp. 266–268.

② 李嗣玄撰，翁震书：《泰西思及艾先生行述》，康熙二十八年抄本，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文编号1017。

“岁在乙丑（1625），相国叶公致政归，道经武林晤先生，恨相见晚，力邀入闽。先生亦有载道南来意，乃同舫而来。于是前数十公者雅闻先生名，质疑送难无虚日。”^①推断“前数十公者”参加了福州书院的辩论会。“前数十公者”，即《泰西思及艾先生行述》所云：“若吾闽则张令尹夏詹（张赓）、柯侍御无誉（柯士芳）、叶相国台山（叶向高）、何司空菲莪（何乔远）、苏司徒石水（苏茂相）、林宗伯季翀（林欲楫）、蒋相国八公（蒋德璟）、黄宪副友寰（黄鸣乔）、孙学宪凤林（孙昌裔）、铨部周公日台（周之训）、陈公祝皇（陈天定），当道则前兴泉道令冢宰曾公二云（曾樱）、前漳南道令司徒朱公未孩（朱大典），此数十公者或谊笃金兰，或横经北面。”^②李嗣玄并无明确提及1625年，艾儒略与福建士子交往之详情。1625年春，他们在同一时间一起集中在福州，参加这场辩论显然是不可能的。叶向高《蓬编》云：“十一月二十日（1624年12月29日）抵三山。十二月初十日（1625年1月18日）抵舍。护送中书舍人吕邦瀚以岁暮至。是月十五日（1625年1月23日）曾孙进昱生，蕃出。”^③叶向高在1625年1月18日回福清老家后，这上半年居家期间，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农历二月一品夫人俞氏去世，四月造龙田墓，等等，未有关于他回榕城的记载，^④可见，叶向高不可能在这年春天参加福州书院的辩论会。还有何乔远、庄际昌与艾儒略第一次交游的确切时间是在1626年春的事，也不是1625年。^⑤曾樱与艾儒略的交游，据杜鼎克考证说，是在1628年。^⑥因此，李嗣玄所说“前数十公者”是否都参加过福州书院的辩论会，值得商讨。这“前数十公者”中，参加过福州书院辩论会的，最有可能是“铨部周公日台”。

二、明末福州书院之分布

明代是书院“繁荣与辉煌”的时期，^⑦尽管曾有三次的禁毁，福建的书院依然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天启年间的禁毁，未波及福建。这使得艾儒略在福州书院的讲学才有可能。根据万历《福州府志》，当时福州书院有六：

① 李嗣玄撰，翁震书：《泰西思及艾先生行述》，康熙二十八年抄本，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文编号1017。

② 李嗣玄撰，翁震书：《泰西思及艾先生行述》，康熙二十八年抄本，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文编号1017。

③ 叶向高：《蓬编》卷十七，台北：伟文图书公司，1977年影印本。

④ 叶向高：《蓬编》卷十八，台北：伟文图书公司，1977年影印本。

⑤ 林金水：《艾儒略与〈闽中诸公赠诗〉研究》，《清华学报》新四十四卷第一期，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⑥ Adrian Dunink, *Giulio Aleni and Li Jiubiao*, p. 140, n42.

⑦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4页。

共学书院，在西门街北，旧怀安县儒学也。洪武十二年（1379年），县移入城，并移学于今所。正统二年（1437年），布政使周颐始市民地建大成殿东西讲堂，其后御史张淑、柴文显又辟儒门之外为路，以接通衢。万历八年（1580年），县省入侯官；二十二年（1594年），巡抚许孚远改为共学书院。

登云书院，在府治西之北街坐东。国朝成化十一年（1475年），知府唐珣建……今书院圯废，田地并为豪右所蚀。旧属怀安。

道山书院，在乌石山之麓。隆庆五年，按察使邹善、提学副使□（宋）仪望，为邑人参政王应钟建。应钟卒，门人祀之，置祀田数十亩。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提学金事熊尚文重修，增置祀田。

三山书院，在府城西关外西湖之上，宋宝祐二年（1254年），提刑王泌建。元致和间，宪使易释、董阿重立，今废。

古灵书院，在府城西南六十里古灵溪傍，宋儒陈襄读书处，岁久废，乡人林宪重建。

瓜山义学，在府城南十二都。元至正间，歙人郑潜为泉州总管，徙居于此，创义学以教乡闾子弟，置田百亩以给之，旧属怀安。^①

何乔远《闽书》记载，福州书院有五：

三山书院，宋宝祐二年提刑王泌建，今废。共学书院，旧怀安县学也。万历中，巡抚许孚远改为书院。登云书院，守唐珣建。道山书院，隆庆中，为邑人参政王应钟建。古灵书院，宋陈襄读书处。^②

何乔远《闽书》没把义学收录，官学的仅五种。以上两种文献，应该说较为准确地反映了万历年间福州书院的基本布局。民国《闽侯县志》提到的明以前（包括明代）的福州书院，除以上的还有：

拙斋书院，在城西三山驿南。宋林之奇与其徒吕祖谦、刘世南并从子子冲讲学处。后废。

勉斋书院，在鳌峰麓。旧为勉斋先生黄幹宅。门人学士赵师恕，即其故居，拓为精舍。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建为书院，堂为道原，阁曰云章，堂后叠石为山，曰小鳌峰。贡师泰有记。

竹田书院，在桂枝坊内。明正德间，同知叶铤为工部尚书林廷选建。后废。

①（万历）《福州府志》卷十《建置志》，福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本，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

② 何乔远：《闽书》卷三十二《建置志》，厦门大学古籍研究所《闽书》校点组校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

泉山书院，在河西尚书里。明正德间，提学副使杨子、姚镛建，为兵部尚书林瀚讲学处，中有御书楼。后废。

玉泉书院，在西关外。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巡按御史史沈灼毁淫祠，改为书院，祀宋臣相李纲。后废。

养心书院，在通津门外。明正德、嘉靖间，巡按御史聂豹建。

崇正书院，在神光寺东。明嘉靖间，督学副使姜宝建。后废。

养正书院，在乌石山北。明嘉靖七年（1528年）建。后废。^①

以上所引诸福州书院，多在万历前已废。根据万历《福州府志》和《闽书》的记载，万历朝的书院有五所，依然保存下来的有“共学书院”和“道山书院”，被废的有“三山书院”、“登云书院”和“古灵书院”。这与有明一代禁毁书院是分不开的。明季曾三毁书院，即嘉靖十六年（1537年）、十七年（1538年）、万历七年（1579年）、天启五年（1625年）。明代前后有12次禁毁书院。万历年间禁毁的书院都在福州之外的府县^②。如龙溪县的观澜书院、兴化府的涵江书院、建阳县的瑞樟书院^③。天启五年（1625年）禁毁，与东林党有关，与福建无关，主要发生在江、浙、徽、赣四省。禁毁对福建书院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福州的共学书院反而是在禁毁后发展起来的。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艾儒略才有可能在福州书院讲学。但艾儒略是在“共学书院”，抑或“道山书院”讲学？

书院具有讲学与祭祀的功能。但有的是以讲学为主，有的以祭祀为主。如“道山书院”，早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④期间，就由福建布政使席书所建，为祭祀闽中诸六子，“正德四年（1509年），（席书）升副使，提学贵州，时王阳明谪龙场驿，书每学廉其秀者一二人，集省城书院，奉龙场为师。历福建布政使，宸濠之变，募军二万赴援，道闻贼平，乃返，建道山书院，以祀闽中诸六。”^⑤隆庆年间重建，“道山书院，在乌石山麓。明隆庆五年（1571年），按察使邹善、提学副使宋仪望为邑人参政王应钟建。应钟卒，门人祀之，置祀田。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提学僉事熊尚文重修，后废。”^⑥由此可见，“道山学院”从正德到隆庆年间，都是以祀为主。到了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道山学院”是作为侯官县学重修的，后废。“道山学院”的功能变化，是在清乾隆年间，作为福州府学重建以后，才成了既“讲”又“祀”的学院：“道山书院，在乌石山麓。地隶侯官。国朝乾隆十七年（1752年），总督尚书喀尔吉善、盐法道

①（民国）《闽侯县志》卷三十三《书院》，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

②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6页。

③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6页。

④ 正德十四年平息宸濠之乱。

⑤ 查继佐：《罪惟录》卷十六《列传》，上海：上海印书店，1985影印本。

⑥（乾隆）《福州府志》卷十一《学校》，福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本，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

吴谦志谕闽商捐建。前为讲堂，中为六子祠，祀宋儒濂溪周子、明道程子、伊川程子、康节邵子、横渠张子、紫阳朱子，后为王公祠，祀前福建巡抚居安王公恕。右有池半亩，构亭其上，曰瀛洲亭。亭之西，为文昌阁，前后书舍合五十楹，庖次井湑咸具，岁聘耆儒主讲，集嵯商子弟肄业焉。”^① 清季，道山书院废为祠堂。《乌石山志》云“道山书院，在山麓。国朝乾隆十七年，总督喀尔吉善、满洲正黄旗人。盐法道吴谦志建德人。令闽商公建，前为讲堂，中为六子祠，礼宋儒濂溪周子、明道程子、伊川程子、康节邵子、横渠张子、紫阳朱子，后为王公祠，祀前巡抚王恕，字中安，安居人，入府志《名宦传》。右有池，池上有亭曰：‘瀛洲亭’，亭之西为文昌阁，前后书舍五十楹，嵯商子弟肄业焉。按：道山书院在沟墘，旋圯，久入民居，废为祠堂。”^②

从以上资料看，明代万历年间，道山书院并不是学者讲学，培养人才的书院。与道山学院不同，共学书院从重建即日起，就是一所体制非常完备的书院，讲、祀、藏功能皆有。其前身是官办的怀安县学，万历八年（1580年）怀安县并入侯官县后，“学舍遂废，为军器局者数年，地多为居邻所侵。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巡抚许公孚远，议与提学副使徐公即登其址，拓为书院。匾曰：‘共学’。重修圣殿，改明伦堂曰：‘时习堂’，列左右号舍共百余间。”^③ 明代对共学书院建设最有建树的是督学岳和声。岳和声称自己是“提督学校副使”。^④ 岳和声，字尔律，号石梁，浙江秀水县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授汝阳令。历礼部员外，出守庆远，访宋赵抃讲学故址，建书院^⑤。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岳和声任福州提学副使时，对书院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而不是简单的恢复旧制，“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提学副使岳公和声，以兴学作为念，按行旧址，清理占没，将书院规制尽改复之。”^⑥ 明董应举《共学书院记》云：“自怀安学省，而共学书院兴，盖中丞许公仍旧学为之，非出创立，君子与焉。厥后，守者怠，亏蚀障塞，失其大观。督学长水岳公至，虑闽学之不续，乃追公志加廓焉。撤其障，匡其偏，正其位，宏其制，建翼统祠于讲堂后，周以精舍。时集诸生其中，勤劝课，核膳田，且为之志以示后，其诱造来哲之心，亦勤且备矣。”^⑦ 叶向高《共学书院记》亦云：“自许敬庵先生来抚闽，始修道南之业，与学使者丰城徐公即怀安旧庠，辟为书院，名曰共学。时与士大夫诸生讲说其间，余亦逐

①（乾隆）《福州府志》卷十一《学校》。

② 郭柏苍等纂辑：《乌石山志》卷一《名胜》，福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本，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

③ 岳和声纂修：《共学书院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

④ 岳和声纂修：《共学书院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

⑤（光绪）《嘉兴县志》卷二十一。

⑥ 岳和声纂修：《共学书院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

⑦（乾隆）《福州府志》卷十一《学校》。

队往听，无能^①有所发明，以称先生意。然闽人自是亦稍稍好言学矣。嗣后二三学使益润饰之。至石梁岳先生，大为充拓讲堂号舍，規制焕然，纤悉具备，集八闽诸生之儒，横经较执。旬日则为会以讲学，微言奥义，无不剖晰，要以续先圣之堕绪，而阐明闽诸儒先之所啓迪。自藩臬大夫与郡邑之吏，黉序之长，乡之缙绅，无不赴焉。诸人士亦感奋兴起，以学问相砥砺，其远者至，不惮裹粮负笈，走千里而来，以得聆绪论为快。而余以固陋，僻在海滨，不及躬睹其盛，惟私心甚向往之矣。”^② 康熙年间，共学书院学舍得到修葺，延师课士。乾隆年间圯。乾隆《福州府志》云：“共学书院，在西门街北。旧为怀安县学。先是宋置怀安县在石垱江滨。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主簿陆柬始建学于县东隅。明洪武十二年，徙治入郡城，遂移今所。正统二年，布政使周颐市民地，建大成殿，东西讲堂。其后，御史张淑、柴文显又辟棂星门之外为路，以接通衢。万历八年，县省入候官。二十二年，巡抚许孚远改为书院。国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总督王国安、巡抚金铉改旧制而新之。四十一年，巡抚李斯义修葺学舍，延师课士，今圯。”^③ 道光年间，《榕城考古略》亦云：“共学书院 旧怀安县学也。洪武十二年徙县治入郡城，因建学于此，宋丞相余深宅址也。始建讲堂。正统二年布政使周颐始市民居，建大成殿于讲堂之西南。四年（1439年）布政使万政拓而新之。县寻省。万历二十二年，都御史许孚远即学宫改为共学书院。国朝于其西南建万寿宫，书院门改从北向。今其前祀朱子，中为道南翼统祠，后为文昌阁。旧有怀德祠，祀怀安教谕冯光浙，旧在府学射圃。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改建于此，翁宗伯正春为记，今废。”^④

由此可见，共学书院由明至清在福州，乃至全省，风行之盛，影响之深，上至藩臬大夫，下至乡之缙绅，以致千里之外的学子“无不赴焉”。他们都以到共学书院“以得聆绪论为快”。而叶向高本人也是“亦逐队往听”之一。他虽然家居滨海福清，“不及躬睹其盛”，但他的心是向往之。从以上这些记载中，不难推断，艾儒略在福州讲学的书院，最有可能的应推共学书院，而不是道山学院。

三、艾儒略与共学书院诸公

艾儒略在共学书院的讲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① 蔡鼎，字可挹，号无能，晋江人。明代《易》学家，所著《易蔡集解》十卷，书集诸家之注而有所发明。

② 叶向高：《苍霞草全集·苍霞余草》卷一，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

③ （乾隆）《福州府志》卷十一《学校》。

④ 林枫：《榕城考古略》卷中《坊巷第二》，官桂铨、官大梁标点本，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80年。

（一）李嗣玄《泰西思及艾先生行述》

李嗣玄《泰西思及艾先生行述》提到的，与艾儒略交游的“铨部周公日台”，即周之训。他在天启年间，继岳和声等人之后，任福建提学副使，管理共学书院的事。乾隆《福州府志》云：提学学事“岳和声嘉兴人，副使。赵参鲁金事，有传。熊敦朴丰富顺人，金事。熊尚文丰城人，金事。谭昌言嘉兴人，金事。葛寅亮金事，有传。以上俱万历间任。周之训黄冈人，副使。江荣益都人，金事。庄应会武进人，金事。以上俱天启间人。”^①《熹宗实录》记载周之训任职的具体时间，是天启三年三月丙申（1623年4月5日），“升兵部车驾司郎中周之训为福建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政。”^②周之训，字无逸，号日台，黄冈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立身方严，好学洽闻。”^③周之训作为提学副使的职责之一，就是加强对学校的管理。明代，学校由按察司官专督。王圻《万历续文献通考》说得很清楚：“明初以御史提举学校，后改按察司官专督；而两京用御史如故，遂为定例。”^④“凡学政遵卧碑，提学宪臣申饬之责，提调于府。教授、训导必谨受之。凡学官视乡举人为殿最。”^⑤周之训在其任内，将共学书院改为道统祠，以闽学教育作为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在科考的出卷、阅卷等方面，他都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秉公办事。周之训的好友周之夔，也曾与艾儒略晋交。他为周之训作《闽督学使者日台周公碑代》云：“公精神强毅，燕居危坐，闭室阅卷，焚膏彻明，事几精密，左右莫测，置镜几案，以防阴奸。故科考仅以八阅月，历八郡一州，人虞公弗及而整暇有余。出巡不以掌案，积胥自随，因地用人，临发独断，而蠹弊悉去。其洁清励下，则设学租，二簿一存，各学互稽出入。嘉惠开来，则改共学书院为道统祠，以一闽学渊源及辟郡学前基址，使宫墙森肃。身虽去犹惓惓，申两台属，来者踵成其事。真可谓明不衰，正不怠，任衡而无愧者。”^⑥二周同为耿定力（字叔台）的弟子。万历年间，耿定力在岳和声之前，任福建提学副使，“耿定力，麻城人，副使。”^⑦耿定力既是他们二人的老师，又是他们的前任领导。耿氏这两位弟子，对明末福建的教育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周之夔对周之训督学福建政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才品著闻，特简督闽学，又以学政上最举卓异，宜大用矣。”^⑧周之训还是徐光启的弟子。癸丑会试时，徐光启是他的分考官。此后，他们之间保持联系。天启四年（1624年），周

①（乾隆）《福州府志》卷二十九《职官二》。

②《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二，天启三年三月丙申，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微卷影印本。

③（乾隆）《黄冈县志》卷十《忠义》。

④王圻撰：《续文献通考》卷九十八《职官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

⑤王圻撰：《续文献通考》卷九十九《职官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

⑥周之夔：《弃草集》卷六，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影印本。

⑦（乾隆）《福州府志》卷二十九。

⑧周之夔：《弃草集》卷六。